

朱大可

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

——在中国经营论坛上的演讲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听了一天漫长的演讲，主持人的嗓子已经哑了，我也刚打吊瓶回来，所以我很同情他。谢谢大家的耐心。我希望我的发言，是盛宴的最后一道小小的甜点。

当然，在一个强悍的经济论坛上，文化好像只能是一道甜点而已。

不过，以一个文化人的阿 Q 式的笨想，总觉得文化跟经济的关系，不是这样简单。

我们看了中国世博馆，里面主体是清明上河图的电子模拟图，我觉得做的很聪明，实际上不知道放一些什么东西，2 千多年乃至 5 千年的历史，而我们却不了解它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盘点，最后找了一个讨巧的办法，就是清明上河图，它成功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风貌。

关于中国的历史，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图画里的那些富商、官员和美女，都早已化成了黄土，没有人提过他们的姓名，也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。只有这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和他的画作，被我们牢牢地记住了。

这大概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区别：经济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美妙，而文化则占有了你的记忆，它能够让你的精神富有和充实起来。只有文化能超越日常生活时间，成为我们不断回想和引为自豪的东西。套用胡锦涛的话说，经济是硬任务，文化是硬道理。

文化跟我们生活的关联，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，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住进精神病院，一年以后他出来，我问他你怎么好了，他说我们那里搞了文艺疗法。什么叫文艺疗法？就是听莫扎特的乐曲，和朗诵雪莱的诗歌，一年以后他康复出院了。这个使我想起重庆模式的红歌疗法，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跑去看了重庆沙坪坝公园得红卫兵墓，在我走上山坡时，一路上都是一个一个圈子的红歌队、秧歌队和交谊舞队，民众自发地唱红歌，在重庆是有传统的。对此我心里的感受很复杂，我父亲当年文革时在红歌声中死去的。我们家对面是居委会，最近这一

段时间天天唱红歌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打电话投诉他们，说他们扰民，但反过来一想替那些失意的老人想想，他们当年是产业工人，曾经是毛时代最自豪的政治主体，但是他们今天被抛弃到边缘，成为社会的底层，不得不靠怀旧和红歌聊以自慰，这是一种电击式的创伤疗法。无论正面还是负面，文艺对个体精神确实有着重大意义。

这些天来，我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之中。100年过去了，中国人的最大收获，除了电视机、冰箱、汽车，乃至游艇和私人飞机，就是得到了无数个100年纪念日。今年10月10日，我们有辛亥革命的纪念日，在下一个十年里，也就是1919年，我们还将有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。距离这个事件的时间节点，还有8年之久。

但是，如果我们盘点一下，100年来，中国文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？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？这个问题，现在几乎有了异口同声的回答：那就是倒退、倒退、再倒退！自从1949年以来，中国文化就一直在拉响危机的警报，而到了今天，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。

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和健康的指标，大致有这样几个：第一，有没有健康的伦理生活，第二，有没有健康的教育体制，第三，有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，第四，有没有内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合乎全人类标准的价值观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，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，就像一个垂死的92岁的老人。

现在我要追问的是：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日子里，我们能不能有一场新新文化运动，来彻底改变这种猥琐的现状？我们能不能规避上一次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严重弊端？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在八年时间里，我们有没有、以及能不能，为这场未来的文化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？

在我看来，这种准备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。

我们有没有像胡适、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战士和思想者，冒着成为战犯和囚徒的危险，坚守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的防线？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盘点中国传统文化，并且加以现代性的改造？

我们有没有蔡元培这样的校长，敢于七次辞职而向政府提出抗议？我们有没有一个像徐世昌段祺瑞这样的官员，允许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发出尖锐的批评？当年，也就是1926年，在听说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，段祺瑞发出一声长叹：“一

世清名，毁于一旦！”他赶到现场，向死难者的尸体下跪。为了表示忏悔，段祺瑞此后素食终生，最后死于营养不良。

我们有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狄奇家族那样的艺术赞助人，资助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，资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文艺天才？中国的金钱，应当跟思想和艺术结盟。长期以来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，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，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。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。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，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果中国社会拥有各种民间基金会和大量民间文化资金，并且能够以独立和非官方的方式，资助那些杰出的文化思想工作者，那么，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兴起，就会指日可待。

我们有没有大批渴望文化并对文化表达敬畏的民众？他们愿意学习和尾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爱护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呆傻可笑的另类。我们的民众有没有养成最优秀的感官系统，做好欣赏和鉴别各种艺术的精神准备？蔡元培当年力倡美育，我们至今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良苦用心。因为没有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，就无法建立美好的伦理、政治和法律。

我们还有 8 年时间来准备一场文化的改造运动，它既要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，又能善于辨认和删除其中的垃圾。现今流行的新国学运动，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全面倡导儒家文明的同时，我们正在大肆弘扬下跪和磕头之类的奴才品格。我们要严重警惕旧帝国的专制文化，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精神指南。

还有，我们有没有做好抵制狭隘民族主义、全面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精神准备？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，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，都是西方“进口”的结果。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差一点夭折，就因为传统民间口语无法支撑现代文化的基本叙事。如果没有日语的赞助，如果没有从日语中吸收几百个现代新词，今天就无法在这里谈论我们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。

朋友们，因为是最后的发言，我不想多说了。我只想说，在这 8 年里，我们还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。我们要善于跟各种污染、噪音和毒食以及进行斗争，小心翼翼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在这盛夏的酷暑里，我要祝大家身体好，保持年轻的体魄和信念，千万少坐和不坐高铁。8 年之后，也就是 2019 年，我们将在

下一个文化论坛上再次相见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发动新新文化运动的准备。那时，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、指点江山的新青年！

谢谢大家。

2011 年 7 月 4 日于上海浦东星河

湾酒店报告厅